

我在柴门关上看风

□李悦

妈妈不只一次对我说过，生我那天一直吹着风，从早上一直吹到晚上。还说，那风不大，从窗户看上去，院子里的梨树叶只是在轻微抖动。我问妈妈是不是有什么讲究？她又不说话了。

风，在我印象中就是无形无状无味的自然现象。妈妈的话，我从没放在心上。多年以后，我才发现，风其实是有形状有味道的。不仅如此，它还是有思想有感情的。风起的时候，遥远的家乡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。好像家乡不是由我想起，而是被风吹来的。

我的出生地在甘肃天水，那里有我祖先的墓地，有我从小生活的记忆和我温暖的家。父母跟随祖先的脚步回归了土地；那些活着的，看着我长大、和我一起长大，以及我见过、没见过的家乡人都在那里。

一座桥成为四川与甘肃的分界线，一条河又将四川与甘肃连接在一起。桥，叫青龙桥；河，叫白水江。桥的这头是四川九寨沟县的青龙村，桥的那头是甘肃文县的水沟坪村。两村之间有一座山，山间曾经有一个关口，叫柴门关。青龙桥是解放后的产物，以前没桥没公路的时候，柴门关就是甘肃与四川最重要的通道之一。有人对我说，三国时期魏国名将邓艾曾在此驻兵，并一举偷度阴平成功而得名。邓艾是不是真的在这里驻过兵不得而知，但柴门关是九寨沟县的东南大门，是靠近甘肃最近的地方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
第一次离家到九寨沟，我过的桥就是柴门关的青龙桥。那时我的家在甘肃天水的石家堡，爸爸妈妈都还很年轻。当我提着行李准备出门时，他们一再叮嘱：那边要是不好或不习惯，你就回来，你的家在这儿……

可是，如今再没人对我说，你回来吧，家在这儿……

那个父母与我的家，随着妈妈的远去，再也找不到了。家乡变成了故乡，就连哥哥姐姐都变成了亲戚。我再不能说，我的家乡在甘肃天水的石家堡……

当我想念家和家人的时候，我会站在高处，迎着风远远地眺望，眺望遥远的故乡和那远去的家。

今天的天气并不好，冷风时常会把太阳吹进苍白的云层，不让它露头。倔强的太阳不甘示弱，总会在不经意间奋力逃出，或者利用云层间的间隙，把自己的光芒散向大地。冷风与太阳在空中不停地争战，而我，放下工作的疲累，带着思乡的情结，走进了柴门关。

这里离我的家乡最近，这里的山梁上有座可以闻到家乡味道，听到家乡声音的“闻风楼”。

当然，我理解的闻风楼是狭隘的，是个人的，是为满足我思乡情结的，跟事实上的闻风楼有着本质上的区别。

我曾读过九寨沟当地诗人尤努斯的《闻风楼记》，其记有云：“闻风楼，取和地，立和楼，扬和意。闻中华文明之风，闻世界前沿之风，闻贤贤传世之风，闻今人先进之风。众风

齐来，聚和而立。”这样的格局远不是我能理解的。不过，记中最后也说：“楼固一楼，意非一意也。”所以我把它放在个人情结上来理解应该也没错。或许尤努斯本人在写《闻风楼记》的时候，也有这样的想法。据我所知，他的祖籍也在甘肃。

穿过青龙村狭长的巷道，能看到右手边石墙上没有温度的那些三国人物，还能看到左手下方萧索的田地。唯有一片琵琶树林枝繁叶茂、生机不减，疏密有致的沟洫间，有人正在其间挥汗如雨。

柴门关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和边关文化，但我不是来旅游的，更不是来研究历史的，我只想站在闻风楼上，看风。

抬头就是闻风楼，它正孤零零地站在山梁上，迎着来自四面八方风。我相信，从甘肃方向吹来的风一定有我故乡的味道，那味道是“呱呱”的香辣绵软，是“面鱼儿”的劲道爽滑，是爸爸熬的罐罐茶，妈妈烙的大饼子……直到这时我才明白：有形的味道才是世间最美的味道，有形的思念才是世间最深的思念。而风，能将这味道与思念为我完美传递。

绝壁巍峨，通往山梁的复古路蜿蜒曲折，冰冷的石阶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黑色的影子，孤单的黑色影子。我相信闻风楼也看到了，它就在山上俯视着我，看着我一步一步地向它走近。初冬的轻寒在上山的路上被我远远抛开，带刺的灌木丛被我无视地甩在身后，就连路边刻有字的石壁我都无暇观看，我要尽快站在闻风楼上，听风、望风，感受来自故乡的风。

然而，刀劈斧砍的岩壁突然吸引了我的目光，我只能停下。那垂直到九十度的石壁上居然生长着一株迎春花，虽然瘦弱得干瘪可怜，但我知道它活着，枝干挺拔，花色鲜艳。但是，它的根部却只有拳头大小的一块尘土，这样贫瘠的环境，我不知道它是怎样生存下来的。

在感叹生命奇迹、自然伟力的同时，我想问：它的家乡在哪里？如果它和我一样，没有家乡，那它的故乡又在哪里？我不知道谁能回答我的问题，但我知道，它坚强地活着，迎着寒风坚强地活着。

迎春花啊迎春花，我为你骄傲，生命因你而精彩！

告别迎春花，我一路上向前，不再停留，在额头有了些许汗意的时候，我站在了闻风楼前。围着闻风楼走了一圈，悠悠的凉风只能吹开我额前的刘海，这样的风力还不足以让我找到熟悉的味道。我走进了城楼。

木制的楼梯在我脚下吱吱作响，混凝土的扶手冰凉入骨。可能是我走得太快，呼吸有些急促，不由得就张开了嘴，与鼻子一起呼吸。这时，隐藏在空中的尘埃不失时机地闯入我的嘴里，我尝到了有别于城市的味道，说不清，道不明，但肯定不会有汽车尾气和俗世的喧嚣夹在里面。

一拐，再拐，三拐……我终于站在了闻风楼上。右边甘肃文县的水沟坪村和左边九寨

沟的青龙村一样，都像孩子的积木一般秀气玲珑。两个村庄都在群山脚下，一样的房屋建筑，一样的田院沟壑，一样的在白水江的岸边不远处。不同的是，一个在白水江的左岸，一个在白水江的右岸；一个在柴门关上游一公里处，一个在柴门关下游一公里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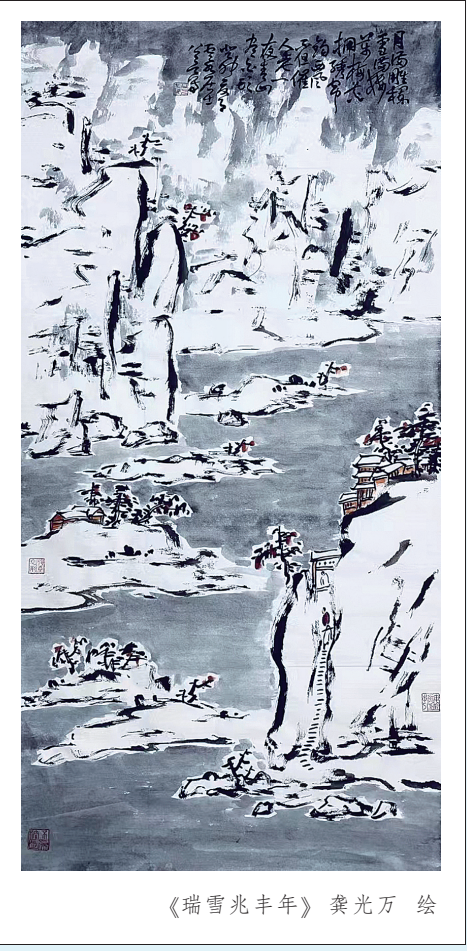
闻风楼上的山是安静的，村庄是安静的，田地是安静的，就连那长长的白水江都是安静的。只有风在动，轻轻地，柔柔地在我脸上抚摸着。我闭上眼睛，在这风中寻找着，摸索着。当我把工作放下，生活放下，痛苦和思念全都放下的时候，我找到了母亲的怀抱，父亲的手……

母亲的怀抱冷了，父亲的手冰了，我慢慢地睁开眼睛，是风，是风吹冷了我的脸颊，是风带走了心底的那一抹暖意。不过，这时太阳又战胜了寒风，它从云层中钻了出来，不顾寒风的追赶，将所有的柔情均匀地铺撒在我的身上。

脸，已不太冰冷，寒意悄悄地退去，我重新闭上眼睛，将头微微仰起，用鼻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慢慢地寻找。在无数熟悉的物事中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“呱呱”和“面鱼儿”，看到了母亲烙的大饼子，父亲熬的罐罐茶……

“嗨，你是来看风景的吧？”这两天迟了点，开春你来着，漂亮得很哦！”楼下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个打扫卫生的中年男子，他仰着脑袋大声地对我说。我对他的好意报以微微一笑，轻声说道：“谢谢，开春我一定来。”

其实我很想说：我不是来看风景的，我只是来看风的。



《瑞雪兆丰年》 龚光万 绘

羌山绝响

□张光杰

皮鼓舞。通过几年的学习，已熟练地掌握了羊皮鼓舞的技巧，曾到甘肃文县、宁夏银川及省内许多地方表演过羊皮鼓舞。这次是接到乡政府的通知，专程回来配合节目录制的。

“学习羊皮鼓舞要有耐性和悟性，尤其是动作的协调性和鼓点的节奏感比较难把握，要反复练习、揣摩。只要坚持学习，时间一长就会了。”对学习羊皮鼓舞王健康有自己的心得和见解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带上猴头帽，随着急促的鼓点翩翩起舞。顶胯、扭腰、腾跃，一招一式有板有眼，舞姿雄健，动感强烈，步法与手势灵活多变，鼓声激越响亮，令人怦然心动。

羌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，发明了许多特色鲜明的乐器。

口弦是羌民族独有的一种民间乐器，用竹片加工而成。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，口弦曾陪伴羌族妇女度过无数寂寞难耐的时日。在采挖山药居住的窝棚里、在砍柴途中小憩的山路上、在清冷寂寥的闺房中，哀婉的口弦声悠悠传来，如泣如诉，诉说着主人不便向人道白的绵绵心事……在采访中，我们惊奇地发现，这种在其他羌区几近失传的民间乐器，在休溪村较好地保留了下来。不用说那些大姑大婶，就连半大的姑娘也能弹奏自若。每逢节日或农闲时间，妇女们常常围坐在一起，或唠家常，或相互切磋口弦技艺。欢笑声此起彼伏，劳动的艰辛与生活的烦忧在

声声弦音中顿然烟消云散。

当我们沉浸在口弦的动人旋律中时，远处传来一阵悠扬的笛声。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着麻布长衫、腰挎“裹肚子”的壮年汉子正站在楼上吹奏羌笛。笛声苍凉婉转，让人闻之断肠。这个吹笛汉子正是我们要找的羌笛艺人王刚。

王刚四十出头，中等身材，黑头巾、羊皮褂、云云鞋——标准的羌族男子装束。王刚告诉我们，羌笛是羌族独有的一种乐器，双管双簧，双管同音，竖吹，用鼓膜换气法进行吹奏。最初的羌笛只有三个音孔，用鹰骨或兽骨制作。后来发展到六个音孔，制作的材料也演变成了山间的箭竹。制作羌笛选材十分考究，需选用质地坚硬的高山箭竹。各部件的选材也十分讲究，笛管需精选初春的箭竹，吹口则需选用秋后的箭竹。制作一支真正的羌笛，需要经过选材、炕干、浸油、去皮、打孔、上漆和装饰等多道工序才能完成。

声声口弦、悠悠羌笛，犹如羌山绝响，伴随着羌人一路从远古走来，早已融入羌民族的血液，凝结为独特的精神气质。

“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透过岁月烟尘，我们仿佛看到古羌民族在西北高原上骑马扬鞭的游牧情景。羌族是一个古老民族，对祖国历史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不过，羌族又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，文化传承全靠口口相传，这无疑对羌文化传承是很不利的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在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，抢救和保护羌文化，已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，一系列政策措施正在相继出台。我们坚信，优秀的羌文化遗产，将会得到有效保护，并进一步发扬光大。

双碉村是金色的，到了油菜花盛开的时候，一块块田地像天空打翻了黄油彩，露出美丽迷人的金黄。那时，满山的翠绿和蔚蓝的天空下，目之所及皆是美景。双碉村，藏名嘛呢寨，位于小金县四姑娘山镇，面积六百六十四平方公里，海拔三千四百米，是一个名符其实的高海拔高半山藏族村寨。

四姑娘山镇离双碉村只有几公里路程，杨桃带我们上山的时候，正是七月中旬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。道路蜿蜒曲折，却不算难走。我们进村的时候，村支书杨正荣已经在院坝边等我们。院坝是杨桃家的，杨桃是四管局的一名职工，双碉村是他的老家。他老家在双碉村高半山上，站在坝子边俯瞰山下，会觉得村子很高。这个村子像长在坡上一样，离天空近，离山下的河流远。村民的房屋错落有致地安放在山间，周遭都是葱陇的田地，油菜花刚刚谢幕，还有一点浅黄。

杨书记是土生土长的双碉村人，五十岁左右，当了十四年的民兵连长，去年才当选为双碉村的支部书记。他家里有两位八十岁左右的老人，老婆带孙孙。家庭收入主要来自三亩地，农闲时候也会上山捡拾山菌等，收入一般，也还过得去，属于普通的山里人家。

我问杨书记：“双碉村就是因为村子里有两座碉楼吗？”

书记说：“不是哦，村子里起码有七八座碉楼，以前叫红旗村，现在的名字是后来改的。”

我们正在坝子里闲聊，看到路上有两个背着背篋，抱着青杠树枝的女人从山上下来。她们刚到路口，大伙儿就问：“捡到菌子没有？”其中一个女人答道：“只捡到一朵松茸。”说完就笑开了。我走过去，她俩把背篋放下，女人从塑料袋里掏出一团用南瓜叶包了里三层外层的包裹，一层一层剥开后，一颗三两左右的大松茸出现在我们面前。这是她今天最大的收获。

旁边一位厨师模样的师傅也好奇地围了过来，我连忙拿过来细看，闻了闻，一股奇异的鲜香扑鼻。那位师傅将松茸拿在手里瞧，一不小心松茸从手中掉落在地。还好，没摔坏。我问现在小金松茸多少钱一斤，师傅说估计四百吧！其实，在小金，松茸的品质要是上乘，据说价格能上千元一斤。

我问杨书记：“双碉村的树林中菌子多，什么松茸呀？红菌呀，杉木菌呀，对村民来说，应该算是一笔收入吧？”

杨书记说：“也算也不算，那收入不多。挣钱的是牵马队。我们村的村民大都把自家的马训练好了，在海子沟马帮队为游客服务。用马匹把游客驮上山，再送下来，收取一定的劳务费，这个收入还可以。”

乡村振兴的春也吹到了双碉村。双碉村拥有离四姑娘山景区近的优越条件。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兴起，有眼光的村民办起了农家乐，接待游客的吃住，增加了家庭的收入。目前双碉村已经开设了四户农家乐，这四户农家乐一年四季都可以接待客人。到了旅游旺季，全村都会腾出空房接待客人。双碉村人实现了农旅结合，吃上了旅游饭。无论是村子里的马帮队，还是村子里的农家乐，这两块儿的收入都是不错的。

集体经济方面，杨书记说，村上有产业扶持资金，投资给了一家农产品公司，每年可以收入34600元。另外，村上还有一座三村电站，是以前三个村子合伙修建的。目前电站租给了一家私人在经营，算是资金投入，每年也有两万多的分红。双碉村去年的分红还不错，人均达到了一百七十元。

小金四姑娘山不仅风光秀丽、景色迷人，更吸引人的是户外攀登者对攀越四姑娘山的征服梦想。热爱户外运动的人，无论是初级攀登者，还是高级别攀登者，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的四姑娘山，都是他们首选的攀登对象。

在双碉村杨桃的老家，有家踏寻户外运动俱乐部，主人就是著名登山向导杨玮。他是杨桃的弟弟。

踏寻户外运动俱乐部前身为嘛呢寨协作队，2008年成立，2014年在成都设立办公室后，更名为踏寻户外活动有限公司。发展至今，已完成5000米至7000米雪山晋级，众多6000米雪山已有踏寻户外高山向导的足迹。据杨玮说，2002年7月，公司高山向导完成了带队登顶新疆海拔7564米的慕士塔格峰，2023年也有计划涉及8000米雪山的攀登。同时，踏寻户外的高山向导闲暇之余也会自己踩线，已经开发了几座5000米未登山峰。初衷也是提高公司高山向导的攀登技术，为众多雪山爱好者提供更丰富的攀登选择。

我问杨书记：“杨玮家就是踏寻户外俱乐部接待站，嘛呢寨高山协作队的据点，这说明双碉村高山协作队伍里从事向导的人员不少哦，对吧？”

杨书记笑了笑，算是肯定的回答了我。

双碉村的男人常年生活在四姑娘山，对四姑娘山的地形地貌，气候特征了如指掌，同时因为常年山里放牧，劳作，他们都有着强健的体魄。经过培训后，很多人都可

雪山下的村庄

□周家琴

以充当户外攀登爱好者高山协作员，也就是向导。高山协作员经过正规严格的高山攀登知识考试后，可以取得导游资格，拿到导游证。在双碉村，靠当高山协作的村民不算少，这项工作虽然辛苦，还带有一定风险，但是收入颇丰。

杨玮告诉我：“在四姑娘山镇，这个著名的户外旅游小镇，目前本地注册的有34家户外俱乐部，规模相当不错，在全省甚至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。这是我们四姑娘山的骄傲，也是阿坝州的骄傲，更是四川省的骄傲。”

在杨玮家的阳光房客厅，挂有许多户外俱乐部的挂牌；在杨玮的成都踏寻户外俱乐部接待站，挂有12家合作户外队的牌子。有重庆大学长安汽车自驾队、2021大冬训四姑娘观雪团、迹户外等等。杨玮说起户外俱乐部的事如数家珍，他告诉我：“现在他们踏寻户外运动俱乐部有7人考了证，是持证的专业高山向导。其余的队员虽然攀登经验丰富，身体素质都过关，但是没有拿到证，所以只能充当高山协作员。目前俱乐部长期在山上的后勤人员有17人。客人多的时候，还可以外请高山协作员。”

有人说，玩儿户外运动的攀登者都是有钱人，此话不无道理。因为一个喜欢攀登的人，不仅仅是征服一座山，征服一个人的精神高度，也得靠良好的经济基础来支撑。

杨玮告诉我：“一个登山客人，我们俱乐部要给他配置三个协作向导。客人的常备装置，马匹、衣物、食品、药品等，都是我们准备带上山。如果攀登三峰的话，一般是5天一个行程，费用是一个人一万八千元。”

“玩儿这种高山极限运动的客人，哪个省份最多呢？”

“北京、上海、广东的客人占大多数，重庆那边也比较多。组团来的登山客人，大多数对于登山还是小白，有的客人连起码必备的装备都没有准备就来了。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工作难度，我们还要给他们开会，普及登山常识，还要教他们装备的使用等。”

高山向导也好，高山协作也罢，干的都是消耗体力的辛苦活儿。双碉村村民挣的钱也是辛苦钱，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。

我问过杨玮：“这些年来你带了那么多的客人登山，遇到过哪些难以忘怀的事呢？”

“遇到过的事儿肯定不少，有些记不清了。2018年8月，一个来自上海的十八岁小伙子，天远地远到四姑娘山攀三峰，我负责带他登山。傍晚到达山峰脚下的营地后，小伙子出现了严重的高山反应，脸色苍白，胸闷气短呼吸出现了困难。我立马调集其它协作人员上山把小伙子送下山，又马不停蹄送到成都，直到他父亲在成都接到儿子才放心。小伙子的父亲也是一名登山爱好者，本想让孩子出来锻炼锻炼，见识下世面，没想到儿子出现了高反。这件事后，他们一家人对我们的负责态度大加赞赏。”

踏寻户外俱乐部的业内工作作风过硬，口碑比较好，工作业绩也就相当不错。就在今年，2022年6月，杨玮接到一个向导活儿，一外省的客人不知道从哪里听到踏寻户外俱乐部，把一个8岁多的儿子和一个10岁的女儿带到了俱乐部，让杨玮和协作队员带两个娃攀登大峰。杨玮他们尽心尽力，最后带着两个娃顺利登顶。孩子们特别高兴，终于实现了登上四姑娘山的愿望。

在双碉村，作为高山协作的村民不在少数，这份职业虽然辛苦，但增加了村民的经济收入。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，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，同时，他们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，推动了当地的旅游发展，促进乡村的大变样。